



风靡 世界 经典

推理小说

李相状◎主编

World Classics *D*eductive

【北疆危旅】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经典推理小说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典推理小说/李乡状主编。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80702-321-X

I. 经... II. 李... III. 小说—经典—推理 IV. 1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5362 号

经典推理小说

责任编辑 于泓

主 编 李乡状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

印 张 160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

印 数 1-3000

书 号 ISBN 7-80702-321-X/I·30

定 价 596.00 元(29.80 元/本)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编 委 会

主 编：李乡状 王嫣嫣
副主 编：肖 军 刘 飒 王天宇
编 委：付 华 杨 梅 郭 娜
辛国华 顾思宇 周圣婷
周 宁 晓 鑫 康 卓
滕正人 刘 影 李湘浓

审 校：杨 萍 姜 娜 崔 佳
电脑图文：姜 娜 崔 佳 王天宇
插 图：毛子飞 王 迹 杨紫葳
编辑统筹：圣泽文化

策 划：李乡状

目 录

笑刀	(2)
神剑	(34)
灵屋	(94)
黑色星期五	(101)
小莲	(112)
你是什么鬼?	(118)
比赛	(123)
瘦子	(127)
空镜子	(131)
荒谬	(146)
夜语的孤独意味	(158)
BH 大的寝室	(162)
北疆危旅	(172)
魔鬼工程	(180)

经典推理小说



笑刀

笑 刀

· 枕刀笑京郭，
啖酒血化河。
挥师漫天雨，
踏虹取月国。

诗是朝歌誓师远征月国时所作，如今月国早已在朝歌的刀下的折戟沉沙，没于星际的尘埃。时隔三纪，在铃星的荒沙巨石之中仍有人在吟诵此诗。

吟诗的是个盘膝坐在巨石上的干瘦老人，听诗的是个披着铠甲的妖俏女子。

干瘦的老人吟诗之后，坐石而没。听诗的女子按剑而行。

干瘦的老人是当年远征月国的朝歌的军师，听诗的女子是昔日月国的公主。

干瘦的老人叫落月星，听诗的女子叫月明。

月明在找朝歌，从她由陀国回来的那天起就在找，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朝歌——这个与她有着家仇国恨的人。

她要用朝歌的血来祭奠第四纪里他父兄的遇难日。

朝歌在三纪前征灭了月国，那时月明还在陀国的草涧树泉中和陀国的王子缠缱嬉游，她是陀国的王子眼中的明月洱珠。但在月国覆灭的消息传到陀国的刹那，她成了陀国王子眼中的枯花败柳。

强大的月国没了，她就不再是公主。

月明不停地找朝歌，在怒兽横野的鸠山之巔，在熔岩奔涌的沉香河畔，在碎石随风而走的穷北漠极……

最近，她听到了朝歌在铃星的花城。

花城，一个星际酒赌泛滥的淫荡发源地，一个可以杀人偿命的魔鬼城，一个可以用金币买到魔法和佣兵生命的自由港。

朝歌征灭月国，一场星际间最惨烈的战争。

月国并不能称为国，它是星际间骑着飞马流浪的民族，月国把所有的星际土地当自己的牧场，掠夺和征杀是月国惟一可以显示自己强大实力的手段。

月明的父亲常说，没有人能战胜月国，所以月国人骑在飞马上在星际间纵横摆阖，掠夺星际间最肥美的土地，占有星际间最漂亮的女人，但那是遇到朝歌的笑刀之前。

铁狐落月星设计，朝歌笑而挥刀，古幽然布置精巧的天网，月国就在京郭成了星际历史的尘埃。

古幽然，朝歌的恋人，星际间的第一巧手，精通天星占算排兵布阵的奇绝女子。京郭那一役玉陨香销。

京郭之战后，没有人再看见朝歌，所有星际参战的精英们对朝歌的最后印象只是一个背影，一个抱着恋人的尸体飞

向星间迷尘的凄凉背影。

只有朝歌的名字永远刻在的星际人的心中。

月明第一个找到的人是落月星，严格说是落月星找到她的，她不明白落月星为何会告诉她朝歌在花城，她没有问落月星为什么出卖朝歌，她知道落月星不会回答，落月星是星际最狡诈的狐狸。

月明在星际的风中放飞她指间的信鸟通知月国的旧部，然后直奔花城。

月明一到花城的时候就听到了陀国侵入了铃星冥河原的消息，月明是在花城一家破蔽不堪的酒肆中听到这个消息的，月明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在她的桌子旁边还有个自斟自饮孤寂身影。

陀国入侵，这消息月明并不奇怪，如果陀国不入侵铃星，月明才奇怪。月国没有了，陀国失去了惟一的竞争对手，失去了月国的星际是陀国的天下，陀国三纪以来未启任何战事，厉兵秣马，厚积薄发，为的就是今天。

星际霸主，陀王志在必得。

月明知道如果朝歌出现在花城，他会去哪里，花城的三夜街，那是古幽然出生的地方。

月明一进酒肆就被那个落寂的身影吸引了，那个身影在所有的嘈杂中孤傲地将手间的酒慢啜细饮，化作肠间的万缕忧愁。倔强地将身后的纷乱排除在他的伤悲之外。

月明仔细地观察过那个人了，一身破烂的衣衫没有任何的防护装备，胡子满脸好久没刮了，神情落漠，仿佛星际的任何事都与他全不相干。

月明缓缓地饮酒，期待一个新的故事发生。

月明望向窗外，窗外一朵铃兰优雅地飘来，转了个圈落在那个落寂身影的手边，与此同时，一个轻盈的身影从酒肆的门口飘进，坐在那个孤傲身影的旁边。

铃兰，铃星独有的爱情之花，在铃星恋着的男人和女人都用铃兰来表达彼此的爱恋。

坐下来的那个女人轻幽淡然，和铃兰花一样。月明知道这个女人是谁，她是铃星的公主。

只有铃星的公主才会发间戴有紫玄石。

月明端起酒杯喝酒。

酒肆的窗外有信鸟尖细的鸣声，月明开启指间的引航，信鸟光一样划到月明纤细的指间。月国的旧部到了。

铃星的公主看着那个孤傲的人，那个孤傲的人只看着他的酒。

铃星的公主慢慢道：陀国的军队来了。

那个人仍看着他的酒。

铃星的公主继续：陀王进驻花城之日，你喝酒的这个地方就会变成细沙。陀王要的不只是铃星，还有幽然出生的三夜街。陀王找的也不只是我父王，还有你。

那个人终于说话：找我的何止陀王。那人说着望向月明。

月明的脸渐渐绷紧，她知道眼前的这个孤傲的人是谁了。

朝歌。

月明的“指间虹”暴涨而出，红光疾如闪电划向朝歌的

脑袋。

朝歌一动不动，只顾饮酒。

铃星的公主抄起手边的杯盘掷向指间虹划出的红光，红光倏隐，杯盘的碎屑炸开破旧的酒肆。

酒肆的四周尽是飞马黄盔的月国旧部。

月明咬牙道：“朝歌，死在恋人出生的地方便宜你了。”

朝歌叹口气，放下手中的酒杯，好像在极度惋惜手中脏掉的美酒。

铃星公主煞气满脸：你知道这是铃星么。

看着铃星的公主生气表情，月明心中涌起种快感，月明横过指间虹轻描淡写地道：“知道，三纪前月国放马的地方。”

铃星公主道：“也是月国灰飞烟灭的地方。”

两个女人同时飞动，月明的指间虹再次划出，铃星公主腰间的乌丝绦鬼魅般飘绕而出，卷住月明的指间虹，月明腾身而起，指间虹从一个刁钻的角度抽出乌丝绦，划向铃星公主的腰间。铃星公主快速地前闪，乌丝绦一端迎向月明的指间虹，一端已经击向月明的腰。

月明撤式疾退，翻身腾出铃星公主绕出的绦花。

两人还要再动，朝歌已横在二人中间，铃星公主止住身形，但月明的指间虹却去势不减，反而更快，直划朝歌的头颅。四周的月国战将同时按兵而动。击向朝歌。

没人看清朝歌是如何出手的，朝歌已伸手抓住了月明握着指间虹的腕间，牵引之间月明的身体前仆，指间虹变了方向划向扑奔而来的月国战将。

月国的战将们大骇，撤兵器拥住月明的去势。

月明回转身时，朝歌和铃星公主已然在三夜街的尽头。

月明还要追，却被军师月盈河止住。

月盈河：“三夜街是古幽然出生的地方，她一生都在那里精研机算天玄之道，还是不去为好。”

月明冷笑道：“天下就只有古幽然懂机算天玄之道么。”

月明一向自信，星际第一巧手应该是她，她自问机算天玄之学自己起码不在古幽然之下，她妒忌古幽然。

月明直入三夜街，月盈河只能跟在她的后面。

三夜街，门楼林立，只有古幽然知道其中的玄奥，但红颜已逝，三夜街的青石红砖早已落满星际的尘埃。

月明踏入三夜街的时候，铃星的极光刚好穿入花城的光界石，花城的三夜街迎来了它的又一个昼极。

月明低估了古幽然的三夜街了，月国的战将一个在她的眼前消失，她的自信心也被狂起的星际之风吹散吹得无影无踪，没有任何一次，月明在别人的天玄机算之中迷失，她一直以为，如果京郭之役中她在的话，古幽然的天玄机算根本不会得逞，现在月明知道，即使她在，她仍无法改变京郭的战局，连死去的古幽然她都无法匹敌，遑论古幽然生前，她终于明白星际第一巧手为什么不是她了。

月明坐在三夜的一处台阶之上，心志丧然。

一个清晰的声音传至耳畔：“玄算之道，惑心为上，攻身败之……”

那声音在三夜街中穿环绕缠，莫知源处，月明听出那声音是朝歌的，月明厉喝：出来！

朝歌的声音：“自己来找我。听好了！”

朝歌重复先前的话语：“玄算之道，惑心为上，攻身败之，惑而自失，失而自戮……”月明心中一动，慢慢盘膝坐了下来，静静地听朝歌吟诵。

月明站起身来，试着向右巷的一块大大的青石迈了一步，耳边传来朝歌赞赏的声音：不错！

月明哼了一声，心中却得意。

朝歌接着念：“一甲连寅，二乙带卯，三丙纳巳……”月明随着朝歌的声音在三夜街的弯巷青石间左右穿绕，像星际流星中翩然起舞的火凤。

朝歌的声间戛然而止，月明也停住脚步。

朝歌就在她的眼前，神情依然孤傲落寂。

月明指间虹再次握在指间，向歌道：“拔出你的笑刀。”

朝歌：“笑刀不是你能看到的。”

能让朝歌拔刀的人没有几个，他们都死了，包括月明的父亲。

月明愤然，但终于没有冲动。只是问：“他们在哪。”

朝歌道：“和你谈个条件。”

月明：好！我的条件只有一个，你现在死。

朝歌笑了：“很多人希望我死，结果他们都死了，我一直都活着，月国骑士们一会儿就变成三夜街的沙子了。”

月明知道朝歌并不是危言耸听，如果再有一个沙漏的时间，月国的骑士就真变成沙子了。在古幽兰倾注了一生心血的三夜街，任何人都会变成沙子，三夜街只为朝歌一个人开放。

月明别无选择，因此月明只吐出一个简单的字：“说！”

朝歌伸手从怀中掏出掏出一枚星戒，神色突然变得凄清，“这是幽兰留下的，物皆有灵，它也是。”星戒在朝歌的手中嗡然作响，不待月明心中召唤星戒，已应声套在月明的纤细的指间。

月明不知道朝歌为什么要将星戒戴在自己的指间，就像她不知道朝歌接下来会提什么要求一般。

朝歌：“在铃星和陀国决战前不要找我，其它的自己在三夜街找。”

朝歌说完就遁去了，临遁去之前告诫月明：“希望你和你的父亲一样遵守诺言。三夜街可以借给你暂住，记得不要乱碰这儿的東西。”

月明无可奈何。

有星戒，不需更多的指引，月明很快在三夜街内召回了月国失踪的将士，月明发觉自己已然迷上三夜街了，三夜街的一石一木都让月明乐而不疲，月明像读一部天书那样天天游住在三夜街。

月国的骑士就在三夜街外驻守，月明要在铃星和陀国的战争之后再去找朝歌报仇。

朝歌在紧邻冥河原的京郭备战。

朝歌不想再出现一个月国。铃星的剩下精锐已然聚在京郭，铃星的公主——铃兰寸步不离朝歌，遵受铃王的意思，她随时接受朝歌的调遣，其实这是她主动要求的。

朝歌在铃王的宫中和铃星的将士商讨战事。陀军有备而来，初战就让铃星的冥河原精锐尽没，冥河原的精锐曾是铃

星的骄傲，他们曾让横行星际的月国折没尘沙。而在陀国的进攻下居然一夜之间烟销云散，铃星的臣民还不能接受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当他们醒悟过来他们自认为是最好的星际精锐已经不存在时，就只剩下了恐惧。

有人开始主张接受陀国的条件，议和。

议和是铃兰的叔父铃战提出来的，应和的大有人在，铃战的议和刚提罢。铃王就把头上王冠的铃羽摘下来，扔在了地下。

通常只有一种情况，铃星的人才会扔掉头上的铃羽，那就是死。铃王的意思很明显，谁要想苟且地活着，那就从他的尸体上踩过去。

朝歌道：“现在只有以退为进了。”

铃战语含讥讽：“退！退出铃星么？”

谁都知道，铃星没有防御纵深，京郭是铃星惟一一处可布防线的地方，放弃了京郭就等于放弃了铃星。这跟议和又有什么区别。

铃兰相信朝歌还有话要说，她问朝歌：“我们怎样撤退，退向哪里？”

朝歌缓缓说出自己消灭陀军的计划。

翌晨，陀王接到他在铃星内线的密报，铃星的宫庭发生政变，铃战戮兄自立。

陀王接到消息后不停地在室中踱步，判断这消息的真假，陀王之子、月明昔日的情人——陀映羽把密报拿在手间翻来覆去地看。

铃战早有代其兄之意，当此之机发动政变倒真的是大好

时机。

陀王父子还在怀疑这消息可信度到底有多少的时候，铃战的请降议和书到了。

书中，铃战为示诚意，愿意献出京郭，退居花城。

陀王阅信大笑：“朝歌，朝歌……”

得到了京郭，陀王就等于控制了铃星，在陀王的眼里。没有了古幽然和落月星的朝歌不过是武夫一个，或许他可以成为纵横星际的武者，但他永远不会成为星际的霸者。

陀王反手将信投进焚香的炉中，陀王要的不只是铃星最肥美的冥河原、最富有的京郭，他要的是铃星的全部，只有铃星彻底地伏在他的脚下变成陀国的花园时，他的宏愿才会实现。

陀映羽提醒陀王：别忘了，花城还有三夜街。

陀王又笑了：“三夜街，没有了古幽然的三夜街能耐我何。”

陀王举手从书阁上间取下祭练以久的陀国碎夜珠，递到陀映羽的手上：“记得攻打三夜街时把它戴在身上。”

陀映羽也笑了。他眼中仿佛已经看到花城倾倒星际的香艳歌妓向他鼓手而舞了。

陀映羽走的时候陀王提醒他：“通知铃战，我同意议和，但我不希望在昼极结束的时候还在京郭看到铃星人头上的羽毛。”

昼极结束的时候，京郭，铃星的军队撤出，陀王挥军进驻。

陀王曾经来过京郭，但那只是坐为铃星的客人，像现在

进自己的家一样进驻京郭，陀王还是第一次，古老的京郭同样是第一次属于一个铃星外的异族。

陀王志得意满地坐在铃王昔日的宝座上时，发现了桌案边上铃王头上的铃羽。那应该是铃战留给他的礼物。铃星中只有铃王头上的铃羽是三尾，那也是星际惟一的一支三尾铃羽。

生性多疑的陀王相信铃王真的死了，陀王明白那个倔强老头的个性，如果他活着，死也不会把把自己头上的铃羽留给敌人。

.....

铃战确实发动了政变，但被事先早已有备的朝歌和铃王诛杀。

铃王确实死了，就埋在陀王脚下的宫殿中。

让万纪称雄的铃星伏于异族的脚下，他无颜再见他的先祖和臣民，铃王死之前把铃星的未来交给了朝歌和他的女儿。

铃王死的时候告诉朝歌，如果不能诛除铃星的外侮，他死都不会放过朝歌。

如果不能让铃星重振昔日的雄风，朝歌也不会放过自己。

朝歌和铃兰带领铃星的军队向花城撤退，铃兰并没有如想像中的那样孱弱，呈现出少有的坚强，没人看见铃兰曾经哭过，这反让朝歌担心。

铃军中途驻在石原，朝歌去看铃兰，铃兰就站在军帐的边上，孤寂地矗立，朝歌轻轻走到铃兰的身后，柔声道：